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三十五

葬處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九

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重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忘而稱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詔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為我忘其墓以銘

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九

謹按鄭氏世為鄭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子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符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閣秘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曰某生數歲袁氏請婚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六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代不廢夫人為冢婦不為事其先姑能率姒敬宗事大

德戊戌某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璿次珖女四
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
之潘奧其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
博極群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歔然各自
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歿愈久而敬不衰其爲
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
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
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
年門伐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爲之表及再入在
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足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
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
事遂擢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
林翰仕於朝四遷至待制仍兼史事璿珖方嚮學夫
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鄞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
不顯車服我其流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養之循循
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

父其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嗇無所
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立是微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
人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
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
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
曾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
宗皇帝賜之名沉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

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
監丞贈今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
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
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婉伯
適忠勇校尉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
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壽公熙公勳公杰
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
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得末疾
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致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

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鄞延
祐二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
來求銘夫人集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
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于貴宗
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旣瘁痲庶其晚康而身不待
繫德厚原何千百載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鐘奧夫人之子

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叙其家出年月以
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
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黠公默相繼歿或謂
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鐘奧之藏
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妥也盍改諸晉伯
貧未能也會阮氏婚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
伯之以是為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
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
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辯利寺形勝處

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
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
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傍近山林以附
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旣竣事
乃以書達京師命集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
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
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
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
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
焉

趙夫人墓誌銘

集西南遊過臨江前新昌州判官楊繼祖衰經來見
其子郡學正士弘等從之涕淚再拜而言曰固將使
士弘適臨川而有請幸哉得見於斯也可以盡其言
焉又哭再拜哀動左右集爲之重感焉答拜而問之

乃言曰嘗聞諸君子人之於其親欲遺德之不忘以
示之子孫傳信於後來也昔者先夫人生繼祖十有
九月而先將軍棄諸孤今喪先夫人是以繼祖之痛
深於常人也繼祖世家許之襄城墳墓在焉先夫人
曰今子孫留居臨江者衆多先將軍之威惠在顧留
葬於斯以爲之依也繼祖不敢違令得卜於郡城之
北僊壇岡是以不可以莫之誌也敢請悲夫此人子
之情也何忍違之哉乃受其手疏一通而次第之夫
人姓趙氏沒儀人故宋宗室秦郎諸孫弋陽縣主簿

某之女也諱時妙字妙真時之爲言太宗之牒所以
識其世雖女子猶錫之名以別於異姓年十七歸我
先將軍至元中 天子命將出師收江南先將軍率
其衆行南擊閩廣至于海島凡有攻戰颯行電起躬
爲衆先無復內顧先夫人從在軍營次帳幄戈甲所
在糗糧之儲賞勸之用悉率以從計畫調度之出軍
務纖悉亦或贊焉先將軍先啓後發給用無缺以成
其功者先夫人爲之助也征倭之助先將軍以其軍
陸還夫人以舟別行颶風駭浪莫知東西有青鳥導

其前舟人隨之七日出激浦三於東吳亦已神矣二十一年海內大定諸大將各以其兵分鎮列郡先將軍以元帥開府臨表後專臨江居五年伯兄世其爵又五年先將軍卒以世將居是邦六十年矣先將軍有子八人女十人繼祖則先夫人所生也先夫人明習文史治生有方畧曰興月盛稱封君列侯之家先將軍卒時子幼者五女未笄者七以屬先夫人先夫人鞠養訓誨如一有母道焉先夫人躬爲經紀者又十有五年出內之司較若畫一子日以長賦日以充

聚族而告曰子能仕矣女既亦有歸矣悉出其券付諸子分受之曰毋私吾所生子也又曰善保之母以爲先君羞也皆奉教戒敬讓無有言先夫人主中饋疏戚共食者百餘口以安以均春秋奉先祀鼎俎之薦籩豆之羞下至葱蒜必躬治之孝敬之誠威儀之則內外觀焉夫人既老歲時子孫上壽長幼咸在拜堂下嘗數百人皆從容酬酢勸以禮義至於臧獲家衆畏服從命不待有所鞭辟也先將軍與故禮部尚書河間蔣公某約爲婚姻先將軍卒十年尚書家以

為請族人或以蔣氏清貧難之先夫人歎曰詩不云
乎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其何可忘以已女妻尚書之
子某而命繼祖請婚於蔣君子以為知禮繼祖幼時
先夫人戒之曰先將軍以戰功為都元帥位昭毅大
將軍有世官威名著於江國可謂盛矣我家業為善
振振故國詩禮之遺也汝無忘外氏之風乎及起家
為臨江儒學正夫人喜曰是吾志也江西行中書省
辟為樞密機密天曆軍興徵調傍午歸省夫人寢食
具道簡書之急夫人每必有教焉元統繼祖轉章貢

江國東主帝元

都理時守執法嚴多繫獄者每旦見夫人于堂必戒
之曰獄詞人死生所係必懼必審或使道其故吾疑
焉則辨之繼祖得以推致其讞得活者十二人及除
新昌以夫人年高不敢往夫人曰新昌百里而近慶
吾聰明尚有以啓予之不足也乃奉以行夫人衣服
必自己製浣濯致潔老而益勤嘗以繼祖生之日親
製衣授之曰汝服之當如吾之壽是數月微疾州人
為之請禱曰夫人安則判官安而吾人安矣病少間
先夫人為之喜越明年五月疾作卒於官所士民來

弔巷無居人丹旆在行哀悼載路所過邑里迎拜相望至於郡府文武吏士不約而至幾數千人將無以先夫人守節成家訓子之難乎 國家之制節義之家必表其門州郡以爲言方伯部使者又多先將軍故人趣上之夫人曰我以婦人降志從子義命所在而將終身焉何必名爲力止之貳憲陳公行部又以爲言知先夫人之志堅大書慈壽二字率郡邑察吏爲先夫人壽時年八十繼祖承之新昌蒙 恩當封先夫人於法從夫之爵當如先將軍之貴外宰相以

聞命未下而先夫人歿矣則至正癸未之五月也可勝痛哉嗚呼能言其親之志者莫若子矣新昌善言德行其亦有所受乎夫人之子新昌也孫男四女七曾孫男二元帥世家自有載趙夫人墓誌爲新昌作也嘗聞之我 國家以神武定海內豐功盛績多在將帥子孫掌其兵有古封建之意時方休明甲兵不試而世將之重固國勢之所係也然而閥閱之家則必有振振公子脩其問學以相其詩書禮樂之敦悅新昌其有之矣若夫寒泉之思固出於性情者然哉

銘曰

赤泉漢侯盛於弘農千數百年家國君公

皇元龍興襄城奏功旂纛弓矢建乎臨江誰其嗣之
長子太宗八愷競秀新昌朗融夙奉慈訓高堂尸饗
天錫嘉爵將軍其同蒙山峩峩萬馬來降仙壇之岡
並協龜從啓我後人樂立是崇今德來居冲和萃鐘
百世其昌視慈隱隆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城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使君之妻而

近園類書卷四十九

十一

先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
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
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
將攜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
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
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媪先死
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莫不死夫人曰金亡暫死不死
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瘞史氏
孤媪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

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輿攬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願以屬台孫焉代

易事父日就堙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父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城再興院之里族人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使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

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關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藥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

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孫後璋文由船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郊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有高風

楊母趙夫人墓誌銘

閨門令德足配君子安平而恒久外無聞焉其有違者則遇變而安於所守者也故昭毅大將軍襄陽楊公某以元帥將其師鎮臨江有子長子卅襲爵次子某以功授南安萬戶府鎮撫馳驅戎行年甚長而未育子趙夫人以宋宗室諸孫歸焉諱孟子則某郡觀察推官與某之女也故家舊族見聞忠厚以介婦從家婦事舅姑得恭敬謙讓之體待下有恩治家有禮生子士寧至大己酉鎮撫卒夫人年四十有四奉其喪

歸葬襄城還居臨江士寧以父職進水軍中山翼十戶以其軍戍封州又卒寧有子八十一又早卒次子士望以弟繼之雖身長在軍中歲時日望所以孝養其親於家者無所不盡其心也蓋夫人所遭雖重不幸而從容義命不無所感化焉寧歿時其婦陳年二十三耳至于今又廿八年孝行高節處之超然有非世俗所可企者夫人之女長適南御史臺照磨中山趙儼次適尚乘寺知事濟南韓鑄次適贛州興國縣達魯花赤金剛奴孫女適同郡劉其者寧之女一人

也元帥留鎮臨江子孫多因居焉是以夫人之藏在其縣某里去外氏之墓爲近至元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元帥第八子新昌判官繼祖與集遊道其仲兄三世事多所悲愴是以土望因判官而求予銘夫人之墓焉蓋亦適劉氏女孫哀其祖母而以請於從祖父者也銘曰
故家之女將門之婦躬厲節行爲法於母再世懋聲執節彌固惟人惟天是以銘墓

黃母林宜人墓誌銘

黃母林宜人墓誌銘

古

贈宜人林氏贈某官黃君真廣之妻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天覺之母也宜人三子夫與爲學官天錫由兵部表差陞中書省宣使未命皆先卒夫覺任臨川來請其父之墓銘則又曰南方地卑濕不能同穴以附請別爲之銘天曆初省臣賤海南旣而有詔召還天覺據海北憲承 詔南渡海謹而有禮今中書丞丞吳公身以故某部尚書曹公元彬其善之宜人之歿曹公親爲之禮焉而天錫由是從事於夏官也天覺之言曰宜人體先約且起畏風生帷幄中

焚香久之乃敢出君姑陳夫人在堂衣服飲食必親具以進安其養以終身也嘗謂其夫曰吾生三子皆可教吾嘗予之錢以試與錫即受賜而去惟覺也受而藏之無所用悉以歸我覺也廉其大吾門戶者乎是以教之尤篤其後覺自憲臺歷帥府行省以廉能著聞信乎其有母德矣宜人在時左右使令者幾百人察其勤惰示以賞罰皆得盡心焉及歿散遣之無餘足以成先君之簡靜也女某早卒孫男某某孫女某得年四十有七某年某月某日歿焉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銘曰

八道園類彙卷四九

十五

有子能廉母教之嚴封君之家鄉邦所瞻廉名方興大臣知己昇榭之榮未知其止

周母李孺人墓誌銘

番陽周暇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暇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暇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

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以陳策進書
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暎見知時宰人人羨道
暎矣一夕暎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
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
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
七月十九日也暎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
有以爲榮而爲感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
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其語云暎母李氏諱
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生以資顯祖時榮

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
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
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暎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暎故
能以卒業聞于三人其幼祿女二人其媪程益徐璋
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尊有醴不少
延兮誰怨樂茲立兮勿護

鄧母田孺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

烏乎孖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
幸太夫人康強時厲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爲養今不
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
誌孖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
父某母某氏夫人生若干年而歸于伯某甫生男孖
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璵君卒若干年而夫人
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
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
兆也初孖嘗爲集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
故儒家習詩禮惇惇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
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
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
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
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以知其爲賢母也久矣
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玉母龔孺人墓誌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

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
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劉質適
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
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
禮既贅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
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
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
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逸者也乃
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

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
而撫其女如已出未幾臨川內附 國朝郡縣吏皆
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徂習怯
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
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
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
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
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自孺
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

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二十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之餽遺豪賤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主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闕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三十有

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眾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却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

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父之儻然而逝則是月之二十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鵞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榮榮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

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栢

彭母注孺人墓誌銘

賁銘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二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

使吾得出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出
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
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
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
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
母之待於媼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
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
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
乃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爲墓銘者云敘曰

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
穆其大父也行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
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
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泳宗澔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
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
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
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
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土德之厚

如家克繁繇予有母
匪彭無盛世鮮弟昆
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踈
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
大駕上都丙午之秋
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
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
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
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

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
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
學者賓客之屢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
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
以歸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
壽七十有八年玄衍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
正月玄衍聞計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
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
也康叔之舊墓土䟽而善圯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

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
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暮而有
待於余言也余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瘳也銘曰
玄雲滄兮將雨鶴心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窕
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
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永
久

黃孺人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孺人諱斯崇其先豫章

道國類集卷四十九

二十三

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與園先生公瑾
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
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
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顛倅長沙守融為邑望
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
次為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
舉孫次曰恩孫是為德敬為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
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
甚編庶節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孺

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娶家務於攘搶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弔未嘗踈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為意而家幾毀焉孺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為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謁如也蓋孺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

文獻大聞於世至吳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孺人以居我冠衮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斂略無爭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感慨係之而無悶是以孺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于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

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宗紀之子三人長某次某幼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旣出蜀以冝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于今五世矣是以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宦之阡陳氏繇興

其興降升夫人世家

人門寔稱寧魄于茲祉美來徵

胡母李孺人墓誌銘

番陽安仁玉真里有陰德之門曰胡叔善當宋亡後

大家不能有其資夜輦黃金白金銅錢置其舍傍并中叔善乃接筵爲覆并爲屋掩以橫木加床第其上臥起在焉事定徹舍去木盡出金錢還其主平日篤實無所矯揉類如此其配范氏克相之子懋卿內附時縣長吏迫見強之治文書有死獄不直力爲辨之無所遁情鄉人德之已而即舍去其配李氏亦克相之養舅姑事夫孝敬有禮姑五十得目疾飲食衣服非人不能辨又十餘年更得末疾起處非人莫能動孺人恭奉養負掖無難色無倦意他日其姑夢神人謂

已曰爾家有陰德而新婦有孝道天報以五男子母
寤喜告其家後果生五子曰式曰斌曰載曰益曰
岱也而其孫男四淵濬凝慶餘孫女十長適李次適
鍾次舒餘皆幼曾孫二鑄即僧家奴也孺人從其夫服
舅姑之喪衰麻不去身至傍親之喪未嘗敢忽忘之
者其夫好嚴先祀賓客饋食惟謹使子就學擇師求
友如其夫之志以仍改至元庚辰八月卒得年七十
有一天曆至順間有 旨脩皇朝經世大典集適承
乏領其事選文士二十人爲之屬而式爲之首大典

之凡君事四臣事六君事則帝統詔誥帝系聖訓臣
事則治典其首也式兼述此五篇及進書凡八百卷
此五篇幾當其半式同局四三人而式參究輯書夙
夜不懈書奏酬以官稍遷撫州路儒學教授郡久闕
學官人士喜式之至至未二月以憂去式成名而益
始至京師才華曄然善達明理客其鄉諸父玄教大
宗師吳公所貴人達官折行輩就見其館或遺子弟
就學或延至其家晝夜訪問論議予嘗舉爲經筵檢
討會輟講臺省更薦爲國子監生 天子賜大臣碑

汴梁軍都善其書命馳驛往書之石長於歌詩老文學者絀焉列薦諸朝未及命以母夫人憂云凝亦國子監生也於是中書省賻以鈔二伯五十緡國子監師弟子負輟食為賻計鈔二千緡中書省宰臣尚書侍郎郎官御史中丞至監察御史翰林集賢諸學士皆為哀輓之章凡數十篇而吳大宗師為之序中書平章政事只兒尾歹大書風木二字以表其廬題其側曰為孝子胡益書也正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王都中題其墓曰胡母夫人李氏之墓云至正元

年九月乙亥胡懋卿使來告曰江南不可以族葬亦不得皆以兆域相附地勢然也亡妻之喪式益等行營之二年而後得之榮祿鄉金獅嶺之原以是月丙申之吉葬懋卿及子女曾孫諸婦咸在惟斌後夫人五月卒嗟夫不能族葬而又無所祔是則不可以莫之識也念式益之相從游於京師且益也一四五時先生道過安仁懋卿出嘗以其母之命拜先生先生知出其母之意教之至于今不忘也幸有一言以慰之且亦都人士之志云爾銘曰

相夫子以道而不能與之偕老畜諸子以成而不及
待其顯榮事聞中朝孝慈孔昭中書憫而厚致其賻
群公悼而大爲之招金獅有阡畧石山田闕焉一丘
白日千年

曾孺人墓誌銘

廬陵有儒先生曰雪蓬婁氏諱止善字公道其先唐
宰相師德之系宛轉數徙居廬陵之雙洞者至公道
則七世矣公道工詞章鄉之好爲詞章者從而學焉
得其所指授皆有能聲其妻孺人曾氏亦世名家有

仲求氏者得郭景純之學擇高山以葬其親後其術
果驗子孫多貴宦且富孺人則宋工部侍郎三聘之
諸孫也大父曰某宋某官父曰某孺人生宋咸淳丁
卯四月廿二日年廿四適公道二子曰奎曰章皆有
文學公道沒父之奎從集慶源溧水學者之聘橫經
授徒於其州數年而學者益親自廬陵奉其母以行
妻孳從焉章遊揚州郡太守部使者迎至學舍分授
諸生經尤長於春秋著書十二卷淮東使者以聞宰
相下其書選曹予以官章思母南歸朝士之有文章

者爭歌詩送諸上東門之外章至廬陵始知其母之
在溧水也走溧水始知其母已卒而殯諸石頭岡也
居數月泣血以告其兄曰吾母之相先君非直常人
之相其夫也吾母之教我兄弟非直常人之教其子
也章留京師諸公多言前太史有歸老於江上曰雍
虞氏章忍死往求一言以書其墓將可得乎乃以秘
書郎劉鶚所述狀來請銘鶚其同郡人與二子爲友
又與奎連姍所言宜信次第其說而書之云孺人之
歸妻也舅姑已沒待孤女之笄而爲之嫁待孤弟之

冠而爲之娶使公道盡兄之責焉公道在時與人交
惟恐失一士孺人治飲食致問遺寧少豐而無敢不
足家雖匱乏猶黽勉以成其志他日公道出客有自
遠方至者孺人命族子主之延待無闕禮是以公道
得名千里間於其隣里耳目之所及力之可周者必
自愜於心里母嘗有負於孺人媿不敢見一日有急
難更周之無宿怨暑則設漿於里歉則設粥於門飢
者渴者感焉及其老也尤好浮圖之說疾病却恒飲
食與奎等曰汝母以爲嫌甘鮮不接則神明白至吾

所樂也居七日端坐屹然又三日而逝侍者微聞其誦佛名而已時至正元年八月十日也得年七十有五女二適王景賢適夏孔昭孫男三恩閻思女二章之至予舍也方春雷雨兼旬徒跣數百里要經不除蔬食水飲可哀也已予嘗從章見其八世祖奉議郎永州司錄事瑄所受宋政和五年七月勅則蔡大師當國時所署也然則其世澤遠矣故爲之著銘詞曰唐有相國世稱陰德悠悠司錄受命不忒至公道父年且四百嬪有中饋柔順維則天惠善施錫爾雙璧文光發祥原此賢澤

張掖劉氏下殤女子墓誌銘

下殤女子宣奴初名般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張掖劉公伯溫甫之女也後至元丁丑伯溫居某官某處生焉從公來豫章以至正乙酉病醫不治歿九月廿又四日甲辰也公與其夫人哭之甚哀葬諸郡新城門外新建縣王虛觀之北塹伯溫以書相告曰髮且白惟一女而又失之瘞諸壤土懼久而泯人不知而或毀之也敢請表之亦以少紓其悲傷於無窮乎得其僚友成均同舍生司執中之言曰竊傷公之過哀而問焉公曰其

生也秀潤娟整資敏慧異於常兒五歲教以書字即識
不忘或以他書或畫空示之無一差者教以詩一再過
即成誦七歲舍誦詩習女工剪紙象花卉刺繡爲文精
妙天出母爲女工或想其制未就女曰是未之思爾女
凡有所制思之未嘗有不得者得古銅研滴不知水所
從出曰此易爾以指室其類如鍼空水隨注而得其妙
解類此見內親長者拜跪端重不越戶限雖戲劇在前
未嘗破顏微哂常戒女侍母以忽慢貽責動大人心得
痞疾且父恐父母憂之常隱而不言醫言女子痞父摩

之良愈如醫言親摩之必遂避不安體莊靜雖病甚端
坐無傾倚危且不救母曰醫無遺策矣用浮屠說度汝
爲尼脫積業何如曰不可爲女道士何如又曰不可曰
人之生有定分豈以尼女道士遂得不死乎父曰吾今
休官以厭而疾庶其延乎即應曰今召醫醫至召巫巫
來皂隸給使惟謹休官則人情解矣達生死識世變如
此其殺也猶起坐飲粥服藥旣而絕復蘇者再蘇則神
氣清明父母猶望其生也一夕奄然解化如蟬蛻云是
以不知其哀之過也然則父母之情能無哀乎昔韓文

公程伯子皆嘗懼此感葬諸先塋猶自爲文以識之
今去家萬里誠不可以弗之識也韓公哀其慧而夫
又非其地也程子哀其氣質端厚宜福且壽藥或誤
爲其哀可知也然皆歸於命焉則知道者之言矣伯
溫甫方以先世之傳受

天子之託爲斯文士君子之望抑亦思其重者乎爲
之銘四聖周之藏壟寔累識號之三匝父母之志莫
或毀之表石以旌

始葬時墓前植柏剪竹挿土護之其竹皆生節節

有枝葉青翠可愛脩者三箇細者九六七公曰地力
有餘也或曰冥靈之感乎係父母之恩於無窮乎噫

黃母詹宜人墓誌銘

有元從仕郎羅田縣尹黃君達之妻封宜人詹氏長
子曰昭登天曆庚午進士第除安慶錄事辟河南行
省掾除望江縣尹以 恩二親皆有官封奉以居官
縣事簡常在膝下公田足以爲養廉價上爲大府所
知善政理士民信之行事無所撓有以悅其親之心
夫以子貴受官 朝廷之厚恩而偕老受養尤世人

之所難得者也望江秩滿父母皆思故鄉乃還臨川之樂安昭以某年月日丁羅田憂葬其縣之樂安鄉某年月日服闕 朝廷以南海屬縣多寇敘弗靖擇善宰邑者以昭望江有治效出宰廣之新會以母老地遠不肯行母曰善牧遠人以承

天子之寄吾志也爾以進士委質於 君豈得以我故辭促之使行邑苦盜竊亡命出入海島昭乃明耳目厲操守以不欲爲不竊先邑治而郡多獄司憲大帥請攝府推官鞠獄常佑善良而化彊犷母每有聞

深以爲喜至正四年江西省試鄉貢檄參校藝棘闈事嚴內外信息一切不通竣事亟走樂安未至家二日而宜人以疾卒則九月十九日也凡傳於身者必誠必信得以盡其心焉又明年得地於其縣之樂安鄉 之原去羅田之墓若干里而近蓋江南之地多淺薄不得用同穴之禮以其別藏也不可莫之識焉是以來請銘將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云按昭之從叔父思濟所述狀言黃氏居邑西三十里自故宋以來世爲儒家羅田之父諱一薦嘗貢於郡娶於詹

歿也羅田纔七歲勗之以成詹夫人也 國朝始設
進士科吾宗登科者二人其先族兄常今則昭也詹
氏亦士族其族仍在今縣治紹興中始置縣今二百
餘年詹族如一日與黃氏世昏也羅田宜人之父曰
臨川主簿高宜人年十八年而歸黃以姪從姑也事
姑益盡婦道姑素有風痰之疾疾作輒僵仆不知人
宜人候眊之無間晨夕藥物必先具亡闕安然數十
年以壽終宜人三子昭之弟曰時是年應舉豫章昭
不知也試第一日歸邸暴疾卒曰昉用御史薦爲廣

州廉泉書院山長公檄詣會府道病至新淦卒與宜
人之喪相望無一月也於是昭幾於無生痛哉女三
人長適朱聞次二人適鄒衙鄒岐昭之婦家也孫男
三人女七人予與昭有文字之好又善其治邑每期
望之因其請遂銘之不辭其銘曰

積善兩門文雅相望世爲婚媾壽考不忘侃侃羅田
賓敬一堂令子承教對揚廟廊朱衣象服有輝其光
高朗令終歸茲故鄉致福源源孫曾永康

羅母郭氏孺人墓誌銘

至正四年春臨江之新淦玉笥山道士羅禹圭以大宗師吳公所賜詩令其弟子之學琴者鄧真持以示集且求一言負於集爲同里故奉以來予重大宗師遂書其後而歸之既閱月負又以書來致禹圭之言曰哀哉吾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吾母姓郭氏世爲廬陵塘東後坑之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儒吾母生於前至元丙子年十九歸于我先君所性先生于時吾家四親具慶曾大父定齋先生博學明理註書立言鄉黨來學戶外屨滿凡內外供給歲時祭祀酒

食蔬果皆吾母相視之事雖繁劇豐約適宜而曾大母大母得以養疾佚老大德丁未曾大父暨先君不幸先後數月皆卒丁家多難歲復荐饑吾母力維持家務撫諸孤明年爲至大戊申禹圭以大父命學道于玉笥越六年爲皇慶癸丑吾母卒得年三十八子三人長即禹圭以身居家嫡命昭德子午壽爲後次成德次昭德爲叔父後葬吾母于毛竹山先坐之右于今三十年矣痛惟離母學道中心如割且所葬地多池善圯幽僻深閤不利後入至正元年三月十八

曰俾弟成德遷柩改葬于五筍山之孔墓坪蓋有慕古仙人孔丘明奉母之遺意也嗚呼事有貫徹乎上下古今之文者其惟孝乎禹圭不孝罪大矣謂之何我是以每按琴而歌意在高山則浮雲西悲意在流水則逝波東咽今改葬體魄之相依慕戀之相近登高望遠在上乎在下乎萬一往來於斯乎母子一理心心流通吾若何而可以凌風御氣與吾母相從於後天無窮者乎先生既賜禹圭以言矣吾母之德弗可泯再敢以乞銘請予曰嗟夫世有學老子道而能

也何疑銘曰
終身慕其親如禹圭者乎孔丘明不專羨于前矣是宜大宗師以爲贊而教之以詩也然則子賢矣母賢也何疑銘曰
嗚鶴在陰有聞其聲英英素華有蘭斯馨母藏茲山符德之貞春暉日明秋高露零子也思母俛仰弗勝母也來歸來燕來寧我銘其碣永世克承

墓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
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柳
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
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
寺其友楊載社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
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
弟自大名走京師某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

地其先坐也載本又謂集爲文表其墓今後人知其
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
校旬月中已能盡習群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
絕席引寘坐側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
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遊
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
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
用常秩燒伯益將言爲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

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聞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能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年餘始爲翰林應奉

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辨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

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
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
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仙又嘗深
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
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
人家負歸坐閣樓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
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
喚楊載杜本來而復喚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
謂超邁不群者邪方伯益在歟集往哭之見唐佐語
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
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
歔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擲後極堅緻理其
家尤備此皆有古遺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
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玉溪謝先生墓表

延祐五年集被 旨徵吳伯清先生於臨川因得省
親又拜玉溪先生於床下先生年已八十餘顧謂集

曰余老矣爾行還復命恐不復見爾爾爲文頗見信於人我死汝能令後世知我哉集頓首皇恐受言不敢對蓋集使還後數月而先生卒踰年而我先君卒三年之間雖不敢忘先生言實不能文也至治二年春集蒙 召還先生之子元輔日來謂集曰子可以言矣敢取先生自述墓誌與得於朋友者而次第之崇仁謝氏顯官有清節卓然者曰野航公野航之從祖父曰忠顯生三德無子三德之兄曰三俊旣卒而有子生曰若時三德取以爲己子生子四人先生其

長也先生切時野航公甚器重之稍長治舉子業有聲其餘力猶足以及人從歐公守道爲文章議論不旣又以書問往復又從包公恢問學包公以陸氏爲標準與先生詩五章皆發明本心之要語二公之書今具在其家則先生爲學之端緒可見矣然先生晚以詩自名伉厲清苦嘗自擇其得意者三百篇託諸其友鄔性傳使藏以得知者先生平生以教授爲業六十年間里中儒其衣冠者十八九爲先生弟子蓋有白須髮與童冠者俱稱同門者矣先生入縣學坐

上坐慷慨談說其音毅然聞者莫不聽服縣長官于
入學輒坐年長者上饋食者又先饋佳饌先生斥去
之曰非所以爲教也長官者不敢怒更就先生拜謝
嘗與鄉人俱飲酒出富貴者子弟皆遠避車馬候先
生過始敢乘以歸其族人有人爭田爲訟者先生曰清
門寧可有是哉爲詩三十四韻以勸之各感動聽從
更爲和睦先生甚貧然無苟取朋友有急猶竭力救
之前夫人饒氏能力貧相先生後夫人吳氏則敬齋
吳公益之曾孫也男子四人元輔亨輔其二夫女一

人婿曰樂思義孫男二孫女二先生之墓在長安鄉
三都之火燼陂集惟昔在至元甲申先君太史始來
居棠仁先君先夫人爲集兄弟求師先生幸辱臨之
集與第幾泰有位於時醫先生實嘗授之業焉不敢
忘也謹錄其所知於先生之萬一使來者有考焉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佳鄉之南
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格討郭昂捕
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

各以兵戡之行軍令史李榮擢北議不可夫造事興
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
盜而欲擅殺平民乎勢從者猶當賞之況不知情者
而可殺乎切聞 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
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
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
子女金帛徃徃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
變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

國家懷

乘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
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
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
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
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
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
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
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
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

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
世事則以鄉先生孫獲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
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大師諡文恭
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
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李淵率九子諸壻
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
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
得一言以公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李淵等之幸
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

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
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與
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國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
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
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憤
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槨本
桓榘棟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
之子也棟榘樞楫李淵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割
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

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兼

惟廣先生道圃類彙卷之四十九

庚子月廿五日

早

